

在场

郭堤城赋

许建国

郭堤古城，远始战汉，延至隋唐，尚存当世。两千余载，苍然如歌，默然而立，卓然不凡。斯城也，四方形胜，六时气旺，八盘人和，万民福佑。古有勇士剑戈舞天，仙童枕瓮寻仙；今逢盛世机遇，俊贤承势雄起。此之谓：玄灵之地，神伟之城，昌达之运也。

谓其玄灵之地者。一曰：先民合力筑城以防雉，伏狄之说流传于今；二曰：汉将公孙敖受封合骑侯，畿辅封地乃成史证；三曰：史载徐福求仙在此留住，近考瓮棺葬群重大发现，东渡出海即为共识。据史忆事，研物断真。是城也，逾数代而无衰，历沧桑而挺立，不言自身荣与辱，只留玄秘与灵光。

谓其神伟之域者。今渤海之地，古齐燕辖区，史言：“太公至国修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工商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，故人物辐辏，天下归心，财富货殖，世为强国。今黄骅之名，因烈士而称。英雄捐躯，热血染，后人承志，慨当以慷。神伟之力，古今贯通。

谓其昌达之运者。抚忆古迹，瞻瞻新颜。黄土温润，古藤缠；环路平坦，绿树盎然；神木灵草，朱实光灿；波光粼粼，芳菲芷兰。此得天之佑，享地之福，人信而昌，心诚则达。故城域盛旺，福德无疆！

颂之，联曰：小城何奇？溯万载荒海滔滔，源千代剑戈震震，历百岁岁雨凄凄，奋十年笑语声声；叹古今之巨变，感悠悠之民心；诸君试看，黄骅境东临渤海，大运河西接沧州，韩村界南接齐鲁，至津门北望京都，赞秀丽美景，颂伟伟壮志。

现场

地域、时代与艺术作品互为条件

高海涛

11月18日，广西文联“寻访大家故乡”采风团走进海兴。

采风团由广西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吕洁，《广西文学》主编、广西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覃瑞强，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宁肯，著名编辑家、《散文选刊》主编、鲁迅文学奖评委葛一敏，著名小说家、批评家、诗人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等全国著名作家、编辑家、文艺理论家、诗人、批评家21人组成。采风团来到李浩家乡海兴县辛集镇辛集村，访名人故居，寻大师踪迹，寻根溯源，走进李浩从小居住的土坯房、农家院，感受他的成长环境和家乡气息，参观了海兴的非遗艺术展品根雕、泥塑、草编、剪纸等。

下午，在沧州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，举办了“文艺精品与树立新时地域形象”主题研讨会，摘录于此以飨读者。

吕洁（广西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）：这几天，在吴桥杂技大世界、沧州博物馆，见证了沧州文化的深厚。这个活动是《广西文学》“重返故乡”栏目发起的，与更多作家结缘，希望通过这个栏目，开出更多的文学之花。广西与沧州各有特色，沧州非常注重文化与文学的建设。广西

壮族自治区从2018年，每年投入专项资金400万元，为广西出精品、出人才打好了基础。虽然奖不是衡量创作的唯一标准，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多措并举、持之以恒地扶植精品创作。广西作家有300多篇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等重点核心期刊发表，并有作家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。今年骏马奖，有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散文三部作品获奖。

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。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，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艺精品。创作出一批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精品，是作家的使命。

宁肯（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）：文艺作品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，与地域也有重要的关系。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时代性的。文艺与时代密切相关，同时又超越时代，这就是产生文艺精品的一个基本条件。如果地域再有一些特色，作家对地域有深刻的研究，再对地域有深厚的经验，那么地域、时代和文艺作品之间，就达成了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感的关系，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，是相互成为条件的。

葛一敏（《散文选刊》主编）：这是《散文选刊》与《广西文学》合

作3年以来，第一次到广西区之外的小说作家故乡。《广西文学》的“重返故乡”栏目一直在做，各门类的作家都参与到这个栏目中来。与沧州还是很有缘分的，几年前，我们与《沧州日报》联合，共同推作家，在副刊上推出了像王族、钱红莉这样全国的散文作家。今后，《散文选刊》要与沧州的散文作家建立一种编辑与作家的互动关系，促进沧州的精品创作。

李浩（河北作协副主席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：沧州作协每年都会编一本精品集，所选作品都是发在省级以上报刊的。省作协把精品列入作协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努力推介获大奖的作家，前有“三驾马车”，现有“河北四侠”“燕赵七子”。省作协一是大力推介青年作家，召开青年作家作品讨论会，在没有发表之前，会有一个会诊，提出修改意见，打造精品力作；二是为青年作家出版图书；三是组织改稿会、文学下乡等系列活动。基层写作者最大的问题，是眼界的问题。这些活动，对开阔基层写作者的眼界作用是很大的。

冯艳冰（《广西文学》副主编）：中国的文化大省，河北在前十之列。能通过这个活动，跟着名家重返故乡，去探求文学创作的源

泉，故乡是他们精神出发地，是他们灵感的源头，我们大家走到那里，找到曾滋养他们的文化基因，发现他从这里出发，走向全国的足迹。

张桂林（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）：沧州是文武之乡，地域大气磅礴，在李浩的作品中就能读出这样的气象。

王月周（沧州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）：作协换届后，首先集结起了队伍，并努力挖掘文学新人，然后静下心来创作精品。并以作品研讨会促进精品创作，去年分梯次举办了3个研讨会：知名作家戴小华《因为有情：戴小华散文精选集》研讨会；沧州中青年作家曹羽散文集《在二十四节里细数日子》研讨会；沧州新生代作家吴思好散文集《风情沧州》作品研讨会。今年举办了80、90后诗人柳三春、阿步、天天、祝鹏、李升志、蒲俊杰诗歌研讨会，史丽娜《散步的路口》、宋灵慧《第101朵花开》、王福利《诗经是一本故事书》、李莹《与更辽阔的自己相遇》散文集研讨会。并努力让作家走进新时代，8月组织十名作家“行走大运河”，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在《无名文学》《沧州日报》与中国作家网发表。

苗笑阳（沧州市文联副主席、作协主席）：沧州文学创作，有高原，但缺乏高峰。李浩这座高峰的出现，会对沧州作家的发展，有极大的推动和不可估量的意义。就像一个村上出了一个大学生，那么这个村子，有可能成为“大学村”一样。特别是这次广西文联“寻访大家故乡”采风团一行，李浩所代表的符号与地位，让我们沧州作家备受鼓舞。近两年，沧州作协组织了5次作品研讨会，推动了沧州作家的成长。作协是一个平台，推出名作家是责任。沧州不仅是武术之乡，还是一个文化大市。地域特色非常明显，具备出现文学高峰的条件。

夜子（沧州市作协副主席）：中华文明三次文脉的续接，关键性的人物都是沧州人。尹吉甫采集了《诗经》、刘德再生了《诗经》《周礼》等、纪晓岚编纂了《四库全书》。中医药文化的源头性人物扁鹊、中西医结合主张者张锡纯，也是沧州人。大运河有58个世界遗产点。河北有3个，沧州就占了俩：连锁谢家坝与沧州到德州段。流经沧州的南运河九曲十八弯，彰显了古人的智慧，滋养了杂技文化和武术文化名扬天下。现在，京津冀一体化、大运河国家公园，给沧州带来了空前的文学机遇。



魏东生 摄

吕洁

宁肯

葛一敏

李浩

冯艳冰

王月周

苗笑阳

夜子

人间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许凤华

日前刷爆朋友圈的《三十而已》中，在上海受挫的王漫妮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想三十岁之后在小镇结婚生子，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。然而父母的陪伴、邻里关爱的爱、闲适的工作却不能让她的心安定下来。理发店的于伯是一位睿智的老人，他知道漫妮是逃回来的，他也懂得漫妮内心的挣扎。他说“人回来，心也要回来。你要知道，你的一生是活给别人高兴，还是活给自己高兴。所有选择漂的人，在走出家门那一刻就要知道：往后你就是你自己的家了”。是啊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无论是身在家乡，

还是漂泊异地，都要记住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苏轼的好友王巩因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到岭南荒僻之地的广西宾州，其歌女出身的小妾柔奴毅然随行。元丰六年，王巩北归，途中宴请苏轼，叫出柔奴为苏轼劝酒。苏轼试探地问柔奴：“岭南应是不好？”柔奴顺口回答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没想到如此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这般豁达之语，苏东坡大为赞赏，立刻填词以赞之，于是便有了足以慰藉千千万万人的那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苏轼一生命途多舛，多

次被贬，但他都能用豁达乐观平息内心的怨气，解除心灵的困惑，带来心底的安然。他贬岭南，却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被贬儋州，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。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，他依然写下“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”。东坡居士明白，灵魂能够安放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乡啊！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，在短暂的一生中，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就像我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回到了家乡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单调的工作早已磨平了我昔日的棱角，销蚀了我曾经有过的雄心壮志，又或许我从来就是一个甘于淡泊、随遇而安的人。工作二十多年，我从来没有争过什么、抢过什么。所以，年近半百，我依然是中产，但相对于那些为了蝇头小利争

得头破血流的人来说，我是幸福的。我有被社会认可的幸福，有被学生尊敬的幸福，有内心安然的幸福。明代学者崔铣的《听松堂语镜》中说“自处超然，处人蔼然，无事澄然，有事斩然，得意淡然，失意泰然”，人的一生活大多是平静无事的，只有拥有一份澄然的心境，才会给枯燥的生活平添一份美好与期待。

儿子今年大学毕业，像他漂泊在外的舅舅们一样，坚定地去了深圳打拼。其实家乡的生活是安逸的，有家人的陪伴，有热乎的饭菜，有温暖的人情，可没有的是美好而开阔的大千世界，没有为了理想而永不停歇的澎湃的心灵。就像《三十而已》中的王漫妮回到家乡之后，灵魂竟然无处安放。她不喜欢小镇文员无所事事的工作；不习惯连看电影都要顾及的人情；也不习惯在想要

独处的时候，被邻居的关爱打扰。所以她毅然决然地回到上海，为了自己的梦想重新起航。那些在大都市漂着的人，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，过着普通的生活，可能没有出类拔萃、万众瞩目，终其一生，他们大多会活成城市里毫不起眼的芸芸众生，但只要拼搏过、奋斗过，每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辰，他们都曾经争取过那璀璨耀眼的时刻。就像剧中一个小片段《光》，华灯初上，夜色斑斓，一家三口收摊回家，小男孩坐在车上，伸出小手去捕捉忽明忽暗的光线，脸上有着天真的笑容，这是城市之光，也是希望之光，跳跃在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手里，便有无限的可能。

在外漂泊的亲人，愿你们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，心所安处，便是故乡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，安然地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汉诗

大海是有根的

——感念刘海根亦谦

必须相信
大海是有根的
大海的博大是有根的
大海的宽容是有根的
大海的咆哮与犷野也是有根的

当太阳和月亮
交替照耀在大海上
他们和大海的交流全部集中在
海之根源这个话题上
因此，他们要么激情如午后重逢的
兄弟
要么安静如临别倾情的恋人

在可以追溯的既往空间
是吸足热量一步三回头的化雪
剩下来，卑微的脚步
丈量了千山万壑
无数曾肩并肩的兄弟
要么渗入地下，要么飞升天堂
而他自己成为孤独的旅人
被迫和陌生的同属
结为同历甘苦的战友

当他们一步踏入大海
他们始终记得
大海只是他们的去处
而他们的来处
还在万里之外摩天轮的雪顶
那不可磨灭的存在

注：刘海根，献县八章村村民，外出经商，小有收获。在八章村，他并不是最富有的家庭，但他给老家的捐献资金最多。八章村的村小学是他个人出资30万元重修的，村里为了感念他的善行，将村小学命名为海根小学。凡村里修建集体项目资金不足时，只要他得到消息，必慷慨解囊。

评论

人间值得

马明博

人都是血肉之躯，生活在柴米油盐之间，感悟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有了感悟，有的人“茶壶里煮饺子”，道不出；能写会写的，则不然。你看——

想念父亲了，他写到：“我的老家宅院有一棵老枣树。树龄多少年了？小的时候我回过家，父亲说他小的时候院子里头就有，估计总得有上百年的吧。而今，父亲已不在人世了，这棵老枣树依然蓬勃葱郁，每年秋季都结出香甜的红枣。”（《树的事》）

虽然物是人非，但会写作的人寄深情于枣树，那份无奈的苦涩也许能被这丝丝的香甜冲淡一些。

想念母亲了，他写到：“母亲八十岁时在石家庄的家里住过两个月，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，是坐在客厅茶几旁的小凳上梳头。有一天我起得早，看见母亲正坐在那里，一条胳膊弯起来仔细地梳头，安详端庄，娴静温婉。我心中一荡，突然明白母亲也是一个女人啊，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……而今，母亲去世已经八年了，她弯起胳膊梳头的样子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”（《头发的事》）

哦！原来母亲是女人！作为儿子，竟然有这样惊奇的发现！这一段，极像禅语里“眼横鼻直”那桩公案。

人宋求法的日本道元禅师回国后，有人问他：“你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在外游历十几年，回来时有什么收获？”道元说：“经过这十多年的学习，我领悟到‘眼睛是横着长的、鼻子是竖着长的’这个真理，就靠着双手回来啦。”

若不是母亲把儿女带来这个世界，此刻又怎会有这样的感悟！何况，还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！几年前看一部韩国电影，其中的台词“父母给你的最大财富，就是你的兄弟姐妹”，令我心有所触，瞬间泪目。来，看看他怎样写弟兄——

“在以前的冀南老家，父母最头疼最棘手的事情，莫过于兄弟分家。越穷越怕分不公，怕一碗水端不平，引起兄弟们纷争。这时候，往往请来舅舅坐镇主持，娘亲舅大，吼得住。尽管如此，分家以皆大欢喜结局的寥寥，满肚子怨气的居多。据说，有一家分家，剩下一个小板凳无法断定归属，兄弟俩谁也不肯相让，只好劈成劈柴分了

事。”（《兄弟》）

他叙述，不评论，也不结论。这是怎样的人间？答案在读着心中。然而，兄弟之间，关系都能处好吗？也不是。且看，他笔锋一转——

“有一家人，老大和老五不睦，见面不说话，但老大和村里的一个壮汉是哥们儿。一天，老大背着粪筐拿着粪叉出门拾粪，在街上看见那个壮汉和老五打架，壮汉把老五压在身上，你猜老大怎么做？老五走上前，也不言语，用手中的粪叉将壮汉从老五身上一下一下杵下来，然后在壮汉诧异和不解的目光中掉头走开。”

唉！人间世里，有手足相亲，也有骨肉相残，然而亲情毕竟是亲情。典范的兄弟之情，可看宋代的苏轼与苏辙。苏轼因言获罪，身陷乌台时，想起弟弟苏辙，写下了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人间未了因”的动人诗句。

虽然上有父母关爱，中有兄弟相伴，然而家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。人长大了，就要走出家门，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因为孤独，要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，组建小家庭，从一个人、两个人到三个人……柴米油盐的生活，琐碎又温馨。

“一天，奉夫人之命，我和单位一个同乡，也是河北师大中文系的师弟，去买大白菜。在路边，一个菜农拉着一大车白菜，我们和他讲价。我问：多少钱一斤？菜农说：八分八。我和师弟合计了一下，

说，一毛吧，好算账。菜农看了我俩一眼，欣然答应。回家后再复命，媳妇先是愕然，接着大笑，说：你俩可真是中文系毕业的，有你们这样讲价的吗？我想了一会儿才明白，只好挠挠后脑勺嘿嘿一笑。此事过去二十多年了，至今仍是媳妇打趣我的笑柄。”（《数的事》）

读到这里，不觉莞尔。他寄深情于笔端，自然打动人心。读他俯拾皆春的文字，让人想到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个词：人间值得！

“他”，是谁？作家刘江滨！

这是本什么书？他的新作《当梨子挂满山崖》。

一篇文章透露出的，是作者的才情；一本书透露出的，则是作者的学养、胸襟与见地。对散文《男人孟朝》入选“人教版”九年级语文课本的刘江滨来说，用文字再现平淡如水的生活，绝非他写作的目的，他要想方设法在笔下搅起波澜。

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：“我知道，维纳斯是一件艺术品/我，一个匠人，熟谙手艺。”写作时的江滨，没有把注意力停留在“术”（写作技巧）上，他的心更贴近于“道”（人文精神）——文以载道。

拈提“生活禅”时，当代禅门大德净慧老讲“善用其心，善待一切”。如果把这本《当梨子挂满山崖》比作梨树，挂满枝头的这一篇篇汁液饱满的文字，也是江滨“善用其心，善待一切”结出的果实。

汉诗

我的写真

马俊华

一枚叶子，嫩嫩的
在春夏，陪衬鲜艳的花朵
一枚叶子，褪去年轻的色彩
在秋末，耗尽毕生所有的养分
让果实累累
一枚叶子，老了
在冬天的树梢，彻底老了
用金黄、鲜红、或者其他的颜色
做最后的告别
以一枚落叶的形式
告别自己的一生
以及这个世界
就像我，在老了的时候
以一个父亲的身份
变成一枚落叶
回归故土



江南印象（水彩画）

王志伟作